



北京師範大學
傳媒與藝術學院

《永乐大典》

安徽江北方志研究

蒲霞◎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濡

安徽大学出版社
濡雨堂創立書畫

《永乐大典》

安徽江北方志研究

蒲霞◎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乐大典》安徽江北方志研究/蒲霞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5.1

(安徽大学徽文化传承与创新丛书)

ISBN 978 - 7 - 5664 - 0875 - 4

I. ①永… II. ①蒲… III. ①安徽省—地方志—研究 IV. ①K29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1491 号

本书为安徽大学教学改革与建设项目
“方志学课程体系建设(xjjyxm14058)”的研究成果

《永乐大典》安徽江北方志研究

YongLeDaDian AnHui JiangBei FangZhi YanJiu

蒲 霞 著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6.75
字 数: 271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80 元
ISBN 978 - 7 - 5664 - 0875 - 4

策划编辑:徐 建

责任编辑:徐 建

责任校对:程中业

装帧设计:李 军 金伶智

美术编辑:李 军

责任印制: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说明

SHUOMING

- 本书论述《永乐大典》安徽江北方志所引佚文均以马蓉等点校的《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为基础，并同时考察张国淦《永乐大典方志辑本》的内容，如《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永乐大典方志辑本》所辑内容与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的《永乐大典》残卷不同，或《永乐大典》残卷有误，则在具体论述时予以指出，对讹误之处进行订正。
-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的编者对《永乐大典》中原有类目，是直接引用，不加变化的，从而保持了原著的本来面貌。至于那些丢失原有类目的，则根据文字内容，列出类目，并以方括号“【】”表示，以示区别。本书在引用时悉遵《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的处理原则，按其设置的类目对相关内容进行分类论述，个别地方确实需要调整的，则在具体论述时加以说明。
- 本书引用原始文献时，原书阙漏或字迹不清无法辨认者，皆以“□”表示。
- 本书引用原始资料时，为使资料保持完整性，需作补充处皆括以“()”。

前言^①

QIANYAN

《永乐大典》是明朝永乐年间官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书成,初名《文献大成》。但成祖认为不完备,复敕姚广孝等人重修。四历寒暑,永乐六年(1408年)最终完成全书,成祖赐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撰序言以纪其事。全书22 937卷,正文22 877卷,凡例目录60卷,共装订为11 095册,约3.7亿字。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可以按照韵字进行检索。全书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永乐大典》收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经史子集百家之书、天文、地志、阴阳、医卜、技艺等各种古籍八千余种。它保存了明朝初年以前大量的

① “前言”部分的撰写参考了以下研究成果:《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郭伯恭著:《永乐大典考》,北京:中华书局,1938年;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宫为之:《皖志史稿》,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年;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清)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三七,子部四七,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张升:“《永乐大典》正本的流传”,《图书馆建设》,2003年第1期;曹之:“《永乐大典》编纂考略”,《图书馆》,2000年第5期;张升:“《永乐大典》副本流散史”,《中国典籍与文化》,2004年第4期;刘春英:“《永乐大典》散亡考”,《枣庄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黄燕生:“《永乐大典》征引方志考述”,《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3期。



哲学、历史、地理、社会、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军事等方面的资料。学者称之为“宇宙之鸿宝”。由于《永乐大典》辑录书籍，往往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其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

由于卷帙浩繁，难以刊刻，《永乐大典》修成后仅缮写一部。后明世宗为防火灾等不测之虞，命人重录一部，至隆庆元年（1567年）完成。从此《永乐大典》才有正、副两部，原本为正本，重抄本为副本，分别珍藏在北京紫禁城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但是，此后《永乐大典》屡遭厄难，正本在明朝末年即已下落不明，副本到清朝康熙年间就已有部分遗失。清雍正朝将《永乐大典》由皇史宬移入翰林院。乾隆元年（1736年）至三十八年（1773年）设四库馆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陆续遗失，前后总计佚失2400余卷。而自咸丰十年（1860年）始，《永乐大典》开始大规模陆续散出。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只剩下870册。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幸存的《永乐大典》又被肆意抢掠，运往英、美、日、法、德、俄等国，或散出作为古董收藏而辗转贩卖，散布于国外的许多图书馆、博物馆。为了尽可能恢复《永乐大典》原貌，海内外仁人学者不辞艰辛，多方探寻，广泛收集残卷剩册。到1959年，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215册，加上复制副本等，总共得到730卷，196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1986年中华书局又将已征集到的现存的《永乐大典》近800卷，缩印精装出版。人们找寻《永乐大典》残卷的热情并没有就此而停止，在国内外学者和留学生的协助下，终于又取得了藏于美国、日本、英国、爱尔兰等国的17卷《永乐大典》复制件，并编辑成《海外新发现〈永乐大典〉十七卷》一书，2003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发行。因此，目前现存的《永乐大典》残卷有800多卷。收集和影印出版《永乐大典》残卷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也是文献学史上的一项重要收获。

由于《永乐大典》网罗宏富，而且整篇整段地收录原文，虽然现存《永乐大典》已经残缺，仅有800余卷，但因收录的原书存者寥寥，所以这部类书残卷仍是辑佚古书的资料渊海。其中，从本书研究角度来看，《永乐大典》收录



了众多的方志，黄燕生先生认为《永乐大典》“征录地方志在1 000种以上”^①。许多方志原书久佚于世，赖《永乐大典》得以重现部分内容。专门以《永乐大典》收录的方志为对象进行的辑佚以及其他研究活动是从清朝雍正年间开始的。清朝雍正年间的全祖望，在翰林院得见《永乐大典》，赞其“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则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谓非宇宙间之鸿宝也”^②，认为可从中辑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五类典籍。全祖望辑出高氏《春秋义宗》等10种，其中有志乘类《永乐宁波府志》一种。大约从清朝中叶开始，一些见到《永乐大典》的学者开始注意到该书征录的大量方志。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特设校勘《永乐大典》散篇办事处。当时由四库馆臣所辑的宋元旧志有《嘉泰吴兴志》、《嘉定维扬志》、《嘉定镇江志》、《至顺镇江志》、《淳祐临安志》5种，惜未收入《四库全书》。后来，徐松辑得《元河南志》，晚清文廷式、缪荃孙亦辑有《寿昌乘》、《永乐顺天府志》、《泸州图经志》。总之，清朝利用《永乐大典》辑佚方志的工作虽已有一定成果，但做得很不充分，尤其在修《四库全书》之时，《永乐大典》尚散佚不多，本可以辑得更多的方志，可惜有清一代仅辑出10种，其中《嘉定维扬志》、《永乐宁波府志》辑出后又佚，现仅存8种。

20世纪30年代，赵万里辑出《元一统志》。张国淦又依据当时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残卷，对历代地理总志和方志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而系统的辑佚。张先生是民国以来研究古方志最有成就的学者，惜其《蒲圻张氏大典辑本》未及刊刻，无法了解原书面貌，只能从他的《中国古方志考》中得到一些线索。此外，陈香白、李裕民则在80年代分别辑出《三阳志》、《三阳图志》和《太原志》三部志书的佚文。

20世纪80年代，马蓉等学者开始对《永乐大典》残本中收录的方志进行全面辑佚。他们利用的资料不仅有中华书局1960年和1986年影印的近800卷《永乐大典》残本，而且，当他们得知美洲、欧洲、亚洲一些公私藏家尚

^① 黄燕生：《〈永乐大典〉征引方志考述》，《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3期，第74页。

^② (清)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编》卷一七，记，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刻本。



有《永乐大典》残卷 10 余卷,且这些残卷均为中华书局影印本所未收录,便多方努力,在海外友人的大力协助下,终于取得这些残卷的复印件。因此,他们进行辑佚时共掌握现存《永乐大典》残卷 800 余卷。在这一基础上,经过多年努力,其辑佚成果以《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一书的形式问世。该书共五册,2004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马蓉等学者本着“已有辑本者不辑”的原则,如《永乐顺天府志》与《泸州图经志》已有缪荃孙辑本、《析津志》已有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辑本,便不再重复辑佚,从《永乐大典》残卷中共辑出方志 893 种,总志 7 种,共 900 种。^①

张国淦先生的《蒲圻张氏大典辑本》虽未得以及时刊印,但因其书稿已成,再加上张先生不断补充及后人的努力,经杜春和整理的张国淦先生的《永乐大典方志辑本》在 2006 年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2009 年再版。这部辑佚之作对原稿进行了整理,并补充了后来从《永乐大典》残卷中新辑到的方志,较《蒲圻张氏大典辑本》内容更为充实和丰富。此书从《永乐大典》残卷中辑出方志 550 种左右。^②

学者们逐渐认识到《永乐大典》方志不仅保存了丰富的资料,还具有补阙史料、校勘他书、辑佚古书等作用,其研究就不再局限于辑佚旧志,而是开始对这些佚志进行更为具体地研究。林之的《〈永乐大典〉中保存的方志》^③、廖盛春的《〈永乐大典〉地方志存目校订一则》^④、《〈永乐大典〉征引方志考述》^⑤、邹帆的《论〈永乐大典〉的方志辑佚价值——以〈宋元方志丛刊〉辑本为例》^⑥等论文,皆是对《永乐大典》方志的宏观性研究,主要涉及《永乐大典》收录方志的原则、特点、辑佚价值等问题。姜纬堂的《〈永乐大典·南宁府志〉

① 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一册,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② 杜春和整理、张国淦著:《永乐大典方志辑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 年。

③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 年第 4 期。

④ 《广西地方志》,1994 年第 6 期。

⑤ 《中国历史文物》,2002 年第 3 期。

⑥ 《群文天地》,2011 年第 16 期。



及其价值》^①、罗新的《〈永乐大典〉所录湖北方志考》^②、黄燕生的《〈永乐大典〉杭州方志辑考》^③、《〈永乐大典〉湖州方志辑考》^④、《〈永乐大典〉绍兴方志辑考(上)》^⑤和《〈永乐大典〉绍兴方志辑考(下)》^⑥、黄静的《〈永乐大典〉辑存江苏古方志考录》^⑦、崔伟的《〈永乐大典〉本《应天府志》及其佚文考》^⑧、《〈永乐大典〉收录的〈茅山续志〉及其佚文考》^⑨和《〈永乐大典〉收录扬州方志考略》^⑩等论文，则是以某一地区方志为研究对象，对《永乐大典》方志进行的个案分析。从目前取得的研究成果看，这类研究主要是对这些方志进行了梳理，总结了《永乐大典》收录方志的一些特色，但还没有对方志佚文做完整、系统、深层次的探讨，特别是没有对《永乐大典》方志的体例、佚文的价值、佚文的正误等问题作细致的研究，亦没有对早期方志编修的基本情况和修志理论作出总结，因此，对于《永乐大典》方志的研究，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有待进一步加强，以便充分发掘这些志书的价值。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到目前为止，已有学者对《永乐大典》中的方志佚文做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研究既有对《永乐大典》征引的方志作总体上的论述，也有对《永乐大典》方志佚文所作的具体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浙江、湖北、广西方志上，对安徽方志却少有论述。刘尚恒《安徽方志考略》、宫为之《皖志史稿》等著作曾专门对安徽方志进行过研究，但他们侧重于对皖志编修情况、流传及存佚情况进行总体性分析和说明，虽然对《永乐大典》收录的安徽方志有些论述，但却没有对《永乐大典》收录的方志

① 《学术论坛》，1986年第5期。

② 《湖北方志》，1988年第3期。

③ 《浙江方志》，1989年第2期。

④ 《浙江方志》，1990年第6期。

⑤ 《浙江方志》，1991年第6期。

⑥ 《浙江方志》，1992年第8期。

⑦ 《江苏地方志》，2009年第1期、第2期。

⑧ 《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3期。

⑨ 《学理论》，2009年第10期。

⑩ 《江苏地方志》，2011年第4期。



佚文作专门细致的分析和探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永乐大典方志辑本》是两部辑佚之作,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是考述性著作,这三部著作只是对辑出的《永乐大典》安徽方志的编修时间作了初步分析,亦没有对这些志书的佚文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其价值。笔者从2004年开始对《永乐大典》安徽方志进行初步研究,摸索出一套具有实用价值的研究方法,总结出一些研究经验,并发表多篇相关研究论文,如《〈永乐大典〉本〈新安志〉佚文订误七条》^①、《〈永乐大典〉所收〈新安志〉佚文订误二则》^②、《〈永乐大典〉所辑〈新安志〉研究》^③、《大典本〈新安志〉的编修时间和佚文辑补》^④、《大典本〈徽州府志〉的编修时间和佚文订误》^⑤、《大典本〈新安志〉佚文研究》^⑥、《〈永乐大典〉本〈徽州府新安志〉编修时间考》^⑦、《〈永乐大典〉中〈新安续志〉编修时间考辨》^⑧、《〈永乐大典〉本〈旌川志〉的编修时间和佚文补辑》^⑨、《大典本〈安庆府志〉的编修时间和佚文价值》^⑩、《〈永乐大典〉中五部“凤阳”方志的编修时间》^⑪、《〈永乐大典〉本〈泰和志〉研究》^⑫、《〈永乐大典〉所收方志的特点和价值——以徽州方志为考察中心》^⑬、《〈永乐大典〉本〈池州府志〉的编修时间和佚文价值》^⑭。笔者通过研究认为,《永乐大典》收录的安徽方志数量大,涉及地区广泛,不仅佚文内容丰富,补充了现存文献记载的不足,具有重要的史

① 蒲霞:《东南文化》,2006年第1期。

② 蒲霞:《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3期。

③ 蒲霞:《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④ 蒲霞:《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期。

⑤ 蒲霞:《福建广播电视台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⑥ 蒲霞:《安大史学》(第三辑),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⑦ 蒲霞:《中国地方志》,2009年第3期。

⑧ 蒲霞:《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0期。

⑨ 蒲霞:《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6期。

⑩ 蒲霞:《皖江文化与区域创新》,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⑪ 蒲霞:《皖北崛起与淮河文化》,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⑫ 蒲霞:《图书情报工作》,2011年第1期。

⑬ 蒲霞:《合肥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⑭ 蒲霞:《文化创新与皖江率先崛起》,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



料价值,而且具有校勘其他文献、辑佚古书等文献学价值;不仅可以为了解早期安徽方志编修情况提供新线索,也可以为进一步全面了解明朝永乐六年(1408年)以前安徽地区历史发展的相关问题提供重要的资料。因此,相对于大典本安徽方志的价值而言,目前对《永乐大典》安徽方志及其佚文的研究还处在一个起步阶段,有待进一步研究。

马蓉等学者辑录点校的《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是迄今为止关于《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成果最为丰硕的一部著作,辑佚出来的方志内容最为全面。统览全书,笔者以为《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所据《永乐大典》残卷多是该书的一个最基本的特点。前人在进行辑佚工作时,参考的《永乐大典》残卷往往十分有限。虽然清朝时《永乐大典》仍较为齐全,但清统治者对利用《永乐大典》辑佚方志的工作未能重视,因此,辑佚出来的方志也十分有限。20世纪30年代,张国淦先生虽对《永乐大典》中的方志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辑佚,但其时尚有不少《永乐大典》残卷流散在异邦他域,难以得见,所以他参考的《永乐大典》残卷并不全面,因而辑佚多有阙漏,其不足之处有三:一,应辑而未辑,如《金陵景定志》、《庆远路志》、《云南志略》等宋元古志,张氏皆遗阙未辑。二,漏辑严重,如《诸暨志》辑得六条,漏辑七条;《太平州图经》辑得五条,漏辑四条等。三,张先生所辑之方志止于元代,对明洪武、永乐年间方志一概未收。^① 虽然经补充、整理,张国淦先生的《永乐大典方志辑本》在2006年出版,但在所辑内容上仍没有超越《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只辑出志书550种左右,而后者则辑出包括总志在内的900种志书。《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编者参考的《永乐大典》残卷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人。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华书局曾对现存于世的《永乐大典》残卷作了认真细致的调查,分别于1960年、1984年两次影印出版,凡797卷;1986年又将以上两次影印本合并刊印成十六开精装本,共10册。这些《永乐大典》残卷,成为《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编者参考的重要资料来源。

^① 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一册,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此外,编者还在海外友人的大力协助下,复制了美洲、欧洲、亚洲一些公私藏家的10余卷《永乐大典》残卷,而且这些残卷均为中华书局影印本所未收。《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的编者共掌握现存《永乐大典》残卷800余卷。《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就是在这些资料基础上,经过编者的不懈努力而编成的。《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一书所参考的《永乐大典》残卷之多是到目前为止任何一部相关的辑佚著作所无法比拟的。

第二,辑佚内容丰富、全面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参考资料的丰富为辑佚内容的全面提供了可能。丰富的参考资料使《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所辑之方志在数量上和涉及的地域范围上远远超过前人。《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收录方志的原则是“已有辑本者不辑”,在这一前提下,共收录方志893种,另收总志7种,共900种。据1987年的行政区域统计,北京市13种,天津市3种,河北省29种,山西省24种,上海市6种,江苏省68种,浙江省123种,安徽省56种,福建省51种,江西省143种,山东省12种,河南省35种,湖北省39种,湖南省63种,广东省77种,海南省12种,广西壮族自治区58种,四川省52种,云南省3种,陕西省8种,甘肃省3种,不明地域者10种,外国5种。^①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现在存世的各地方志有8000余种,其中宋元方志仅40余种(包括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8种),明志800余种,其余是清朝和民国时期所修之志。相比而言,《永乐大典》收录的方志有如下特点:一,数量多。《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收录的志书已有900种,如果加上前人从《永乐大典》中已经辑佚出来的方志,而《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未重复辑佚的,其总数应超过900种。一部类书能够保留这么多方志资料,是其他古籍所无法比拟的。二,修纂时间早。900多种方志最迟的修纂时间都应在明永乐六年(1408年)之前,其中修于宋元时期的方志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存世之40余种,另外还有一些唐朝之前编修的方志。三,资料珍贵。由于《永乐大典》所收方志原书已佚,所以,《永乐大典》残卷中保留的

^① 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一册,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这些佚文尤其显得珍贵。《永乐大典》方志佚文保留了明朝初年以前科举与教育制度、农田水利、地理、仓库、地震、矿产资源、动植物资源、社会保障、封建大家族、民俗、古籍版刻、名胜文物及石刻、文学艺术、军事等方面的史料，并且具有补正清人方志辑本之遗阙的价值。《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一书是目前关于《永乐大典》方志佚文内容最全面、最丰富的一部辑佚之作。

第三，保持辑佚内容的原始性是该书的另一特点。《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编者不仅力求辑佚全面，而且非常重视保持辑佚内容的原始性，以忠实于原文为其指导思想。《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对《永乐大典》所收方志除个别文字有明显脱漏者才标以括号加以增补文字外，对其他讹缺者，因无版本依据，难以补改，都一仍其旧，让读者在使用时自行鉴定。另外，《永乐大典》征引书名，殊不一致，究为一书或他书，已难寻考；《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的编者在辑佚方志时悉遵《永乐大典》所录书名，一般不强为合并，让读者使用时自行鉴定。由于《永乐大典》依韵编纂，同一方志分散在不同韵字之下，这样就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有些方志仍保留了原有的条目；二，有些方志因打破了原书门类的归属，原有条目丢失。对于保留原有条目的，《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一书直接引用，不加变化，从而保持原著的本来面貌。由于没有加入编者的主观意见，所以《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一书辑佚的资料基本保持了文献的原始面貌，这是有利于以后的利用和研究的。

第四，方便实用是该书的又一特点。《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作为一部资料性的辑佚著作，方便实用是其最基本的特色，编者在书的结构安排上处处考虑到这一问题。《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全书5册，分为前言、目录、正文、补遗、图版、书名索引6个部分，结构完善，每一部分起着不同的作用。前言部分肯定了《永乐大典》收录的方志的资料价值，论述前人辑佚《永乐大典》方志的情况，间或评论其得失，并论述了《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一书辑出的方志佚文在学术上的价值。通过前言的叙述，关于《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活动的发展线索便清晰可见，具有“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功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所收之方志基本上是按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区划图册》中的分区来进行分类编排的。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人的认识习惯,也避免了因历史发展而出现的行政区划变迁所带来的麻烦。对于今已不知何地志书及记述外国的方志,则单独处理,全部排列在正文之后。《永乐大典》中保留的方志还有不少有地图的,编者在收录时不遗余力尽量收录,共收有地图 114 幅。但在编排这些地图时,编者并未按原书的形式编排,而是将地图单独集中以“图版”一项全部附印于书后。考虑到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永乐大典方志辑佚》采用了两种检索形式,一是体现在目录中,以行政区划为索引单位,分省或市、府、县等几级,读者可以按其归属来查阅有关方志;一是在全书最后单独设置“书名索引”,按照笔画或四角号码来检索方志书名首字,以便人们查到所需方志。以上种种考虑和安排均以方便实用为其原则,这种处理方法为研究者查阅和使用带来了便利。

《永乐大典》采取“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的编辑原则,往往将同一部方志的内容分散在不同韵字之下。针对这种情况,根据方志“横排门类”的体例特点,《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的编者对《永乐大典》中的原有类目,则直接引用,不加变化,从而保持原著的本来面貌。对那些丢失原有类目的,则根据文字内容,列出类目,并以方括号“【】”表示,以示区别。如,《昭潭志》下分十七个门类,其中“坊”、“桥”、“津渡”、“税赋”、“公署”、“邮置”、“堡寨”七个门类是《永乐大典》原有的,作者未加改变,一依原书;而“建置沿革”、“至到”、“风俗形势”、“户口”、“山川”、“寺庙”、“壇”、“税课”、“局院”、“学校”十个门类则是编者根据内容列出的。这样一来,原本散乱于不同韵字之下的同一志书的内容被重新编排到了一起,这为人们阅读和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综观全书,《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所取得的成果超越前人,它是对《永乐大典》方志的又一次充分发掘和利用,不仅有补阙前人之功,还改变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永乐大典》方志认识不足、利用不够的局面。《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是一部《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的集大成之作,开创了一个研究和利用《永乐大典》方志的新局面。《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一书是目前关于《永乐大



典》所收方志辑佚最为全面的一部著作,它是研究《永乐大典》方志的重要参考资料。

《永乐大典》收录了不少安徽方志,从《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一书辑佚出的安徽方志情况来看,根据书名统计,《永乐大典》共收录安徽方志 56 部,涉及庐州府、凤阳府、徽州府、太平府、池州府、宁国府、安庆府、滁州、和州、无为州、广德州、合肥县、青阳县、太平县、泗州、凤阳县、临淮县、定远县、无为县、庐江县、巢县、宣城县、泾县、宁国县、旌德县、秋浦、舒城县、太和县、潜山县、桐城县、望江县、灵璧县、清流县等地,保留了有关山岭、仓库、陂塘、官室、人物、物产、祥异、古迹、湖泊、诗文、兵防、土产、官署、村寨、寺观、遗事、宦绩等方面的内容,涉及地区之广,收录内容之丰富,是非常突出的。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方志目录的统计,明朝永乐六年(1408 年)以前编修的安徽方志仅有南宋淳熙年间罗愿的十卷本《新安志》存世,而《永乐大典》中收录的 56 部安徽方志则均修于明朝永乐六年(1408 年)以前,不仅编修时间早,数量也较为丰富,更重要的是这些方志原书均已亡佚,而《永乐大典》残卷保存了部分内容,所以对这些方志佚文加以研究和探讨,了解其编修的情况,确定其编修时间,发掘其佚文的价值并加以利用,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是对《永乐大典》这部类书进行的更深层次的研究和发掘,也是对方志编修和发展历史的进一步认识,同样也可以对安徽古代方志编纂情况作一次梳理。另外,也可以利用这些安徽方志佚文提供的资料去研究相关的问题。这是对《永乐大典》收录的安徽方志及其佚文进行研究的根本目的和意义所在。鉴于此,笔者于 2004 年开始对《永乐大典》收录的安徽方志进行研究,发表论文多篇。并以《永乐大典》收录的徽州方志为研究对象,对其编修时间、编修者、佚文价值、佚文正误、修志理论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最终形成专著《〈永乐大典〉徽州方志研究》,2013 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除徽州方志外,《永乐大典》还收录了不少安徽其他地区的方志,由于志书数量较大,无法一次性全面而深入细致地研究,笔者即以长江为界,将徽



州之外的其他地区方志分为江北方志和江南方志两个部分,本书即是对《永乐大典》安徽长江以北地区的方志进行的综合性研究。因《永乐大典方志辑佚》是目前辑出的方志数量最多、内容最完整的著作,所以,本书所引《永乐大典》安徽江北方志佚文均以《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为基础,并兼及《永乐大典》和《永乐大典方志辑本》,旨在对《永乐大典》安徽江北方志进行研究时,也对《永乐大典方志辑佚》和《永乐大典方志辑本》的辑佚成果进行评述。

《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一书是按照 1987 年中国行政区划来安排志书的归属的。由于本书是从历史文献学、方志学、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探讨安徽古代方志编修情况及其价值的,不适合采用这一编排办法,因此作了一些调整。地方志是一种地方文献,本书根据方志本身的特点,以行政区划为单元,每个单元容纳本地区的方志。由于《永乐大典》修成于明朝永乐年间,本书即按照行政区划来设置单元,并划定府、州、县各级行政区划的归属,从而安排全文的结构。

《永乐大典》收录的安徽江北方志主要包括三府二直隶州,即庐州府、凤阳府、安庆府三个府,和州、滁州二个直隶州。根据《明史·地理志》、《南畿志》、《明一统志》等记载,本书按明朝安徽行政区划的归属情况来安排全文。

庐州府,领州二县六,即:合肥县、舒城县、庐江县、无为州(领县一:巢县)、六安州(领县二:英山县、霍山县)。

凤阳府,领州五县十三,即:凤阳县、临淮县、怀远县、定远县、五河县、虹县、寿州(领县二:霍丘县、蒙城县)、泗州(领县二:盱眙县、天长县)、宿州(领县一:灵璧县)、颍州(领县二:颍上县、太和县)、亳州。

安庆府,领县六,即:怀宁县、桐城县、潜山县、太湖县、宿松县、望江县。

滁州,领县二,即:全椒县、来安县。

和州,领县一,即:含山县。

本书按照上述行政区划的顺序,前面三府每个府各立一章,后面两个直隶州合为一章;每一章下则按其属州或属县的方志设立类目,对每一部志书的编修时间、佚文价值等进行分析和探讨。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涉及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根据建置沿革、方志编修源流、佚文内容以及其他线索,确定《永乐大典》安徽江北方志的编修时间或编修者,如无法确定相对具体的编修时间,则推测出大体的编修时间。因《永乐大典方志辑佚》一书是按《永乐大典》中使用的书名来辑佚方志内容的,所以有可能存在同书异名或异书同名的情况,本书对此也作了适当的分析和说明。

第二,分析和论述佚文的价值。从两个方面分析和论述:一方面分析佚文的史料价值;一方面考察佚文在校勘、辑佚等方面的文献学价值。

第三,以同一地区的现存方志和其他文献作为参考,对佚文内容进行具体研究,判断其准确与否,对可断定错误之处进行校正,对各书有异文、不能判断正误之处则以存疑处之。同时也对《永乐大典》、《永乐大典方志辑本》的内容进行考察,如有讹误也予以校正。